

# 认识脚下的土地

——真山深处有真水(下)

钱理群

## 圣泉,草海

贵州多奇景,省城贵阳西北黔灵山中的圣泉即是其一。据观察者言,圣泉历六百余年,盈缩如故,约五分钟涨三四寸,回落又涨,循环往复,计一小时可六七次,一昼夜一百七十次。这自然景象有些奇,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有甘肃武威人张澍列举国内名泉十九处,其中“奇诡尤著者”有七处,而“以黔之圣泉,可验潮汐,为尤足异”。正如贵州大诗人郑珍所言:“大哉造化机,奇出无终究。”大自然的奇观,引发了文人探究奥妙的好奇想象,幻化出无数的诗篇:“龙图天生水,羲画山出泉”“盈涸在顷刻,消息同乾坤”,这就为自然景观蒙上了一层色彩。于是,圣泉之奇就成了客观奇景与主观奇思的结合,其魅力或也在此。现在,我们将其还原,把作为“历史传说”和想象的“圣泉”与“现代水文学家”的科学解说并置,读者对照起来读,当会有别有一番风味。

贵州地势高拔,沟壑纵横,洞穴遍布,故罕有湖泊。西部高处的威宁县中部,开阔平缓,清道光年间,山洪暴发,所挟木石泥沙壅塞消水洞,积水成湖。这就是贵州少有的天然湖:草海。面积三十平方公里许,虽比不上洞庭、太湖,却是西湖的七倍。草海,自然以草盛得名。草盛则鱼多,鱼多则鸟类繁。每秋之后,来此越冬的鸟禽成千上万,争食嬉戏,影乱湖烟,或振翅高空,明啾咕嘎,声闻数里之外。草海,“一环青山,一汪碧水,一片苍草,一抹灰云”。没有亭台轩榭,没有回廊小桥,这是一种质朴之美,平淡之美,静穆之美。

## 花溪胜景

花溪地在贵阳南郊十六公里处,原名“花佬”,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有记载。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当地塾师周奎一家数代在此始建园林。抗日战争期间,贵筑县县长刘剑魂在河上辟风景区,并改名“花溪”。1940年,省政府扩建为公园。贵州解放后,陆续增修碧云窝、黄金大道、天河潭等景区。

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风景也同样各有面目和不同意境。“元诗诗人”陈毅用白如话的诗句概括了花溪的个性:一是天生的精致,一是农耕与游憩之融洽无间。陈恒安诗刻画山水相得之美。张汝舟乃著名学者,以一位江南流亡者的身份久居花溪,美景既消解了他思乡之苦,同时又勾起更深的乡愁,其文很是亲切动人。

■ 钱理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走进当代的鲁迅》等,主编《新语文读本》《安顺城记》等多部大型丛书。



# 北疆之行(二)

小语

早就听说北屯是一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浓缩史。

此行自驾北疆,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时间和路线由自己说了算,不急赶路,完美实现我的文化之旅。所以,到了北屯市,参观博物馆是必选。

我们在网上预约了门票,这里没有解说员(后来知道需提前一天预约)。正好,自己来一次跟着文字和介绍的参观,感受传统博物馆的清新与宁静。

深秋的北疆阳光很柔和,感觉可以拐弯,我跟着穿过玻璃幕墙的晨曦往里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气势恢宏的雕像。“是诗人张仲瀚将军!”我兴奋地叫起来。

来新疆之前就读过张将军的屯垦戍边故事和他的诗。雕像旁一块金黄色的介绍牌上写着:这座雕像高6.5米,象征张将军65年的人生历程。

顺着张将军的人生轨迹,我才知道张将军并不是真正的“将军”。他是1949年主动请缨来新疆推动部队集体转业组建兵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官兵开垦荒地上千万亩,建立了诸多农场和工矿企业。他还创办了“石河子大学”,那叫“兵团农学院”,周恩来总理称他为“无衔将军”,高度评价了他不为名和利的无私奉献精神,因此,后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张将军”。

张将军的身份很多,他担任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农垦部副部长等。所以,每到一处都有称他“政委”的,也有喊他“书记”的,还有叫他“部长”的,但“张将军”是称他最多的字眼,尤其在周总理亲切“称呼”过后。

顺着“不是将军的将军”这条主线我继续探秘。得知,张将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刚好18岁,他是位典型的文学青年。1932年3月,17岁的张仲瀚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后又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北京剧团协会”。抗战时期他组建“津南抗日自卫军”,后任八路军359旅团长,参与了南泥湾大生产;解放战争中任西北野战军旅长……战功卓越的将军终生未婚,毕生精力投入党和军队事业,却在1955年因工作需要转入地方而未获军衔。但这里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将军”。

绕过张将军雕像,大厅两侧墙壁上的巨幅浮雕上刻画着军垦战士挥镐垦荒、戍边的场景。这里的画会说话,像在讲述一个个精神灯塔的丰功伟绩。

我在博物馆肃穆的灯光里清了清嗓子,情不自禁地朗诵张将军的《老兵歌》。

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浴血千百战,高歌进新疆。

新疆举义旗,心倾共产党。千戈化玉帛,玉帛若金汤。

各族好父老,喜泪湿衣裳。争当子弟兵,建设新故乡。

放下我背包,擦好我地枪。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

务农富为贵,苜蓿草中王。肥多田增产,粮足六畜强。

田在畜身边,畜在田近旁。欲求田富旺,场队办五坊。

我的普通话不标准,但我用心情地咬清楚每一个字,我轻声朗诵。此时没有观众,也没有掌声,我一个人在抒情,我只想那尊雕像听见,将军能听见。

参观北屯博物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展陈照片上那些官兵的眼神。也许是设计师在选展时特别注重了照片中人的目光。我发现不论是带着简易行囊的战士,还是站在茫茫戈壁滩前的前辈,眼中始终没有畏惧,只有坚定的自信和光芒。

馆内那一件件褪色的军大衣,一把把磨光木柄的坎土曼,一封封字迹斑驳的家书,一段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静默无声地刻进我心里。再美的风景也冲刷不掉数代“军垦人”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对开垦郊野的功不唐捐,反而让我听见一段历史的呐喊。

北屯市确实是一部浓缩的“兵团史”。参观博物馆前一天,我已在这里的大街小巷行走了一天,不论是建筑、文化、饮食等都有着充分的包容性。在这座城市能听见从西汉戍边烽烟到兵团开拓的号角,走进博物馆后能充分抚摸运用现代艺术复原的数字记忆。每到一展厅,玻璃展柜中一把磨亮的坎土曼活生生地投射到智慧系统中,复原鲜活往事,让人感觉到这里不仅是文物陈列地,更是兵团精神的好声音输出地,正充分发挥着博物馆“传声筒”与“转换器”的时代价值。

我对“屯”不陌生。我的家乡贵州中部安顺一带的“屯”很多,那是明朝朱元璋二十万大军“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之举,成为今天“21度安顺”文化和旅游名片。贵州的“屯”是六百年前的往事,那是明初中央王朝依据形势实施“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在北方修筑“边墙”、重筑长城,在南方经略西南,建省贵州,充分利用贵州西接滇

蜀、东连荆粤、地跨神州的战略地位,广置卫所,开展军屯,同时从中原、湖广和两江地区强迁工匠、平民等,随着历史变迁与洗礼,这些亦兵亦民的屯堡先辈繁衍生息,不断吸收当地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

“屯”字意义久远。动词里的聚集、驻扎、积聚、储存等满是“屯”意,而有动词之“屯”后慢慢有了作为地名的村庄等。所以,我在理解“屯”时总会联想到驻军防守与驻军开垦田地之隐喻。恰好,在北屯博物馆参观后,感觉我家乡的“屯”与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是,北屯市与安顺市较为相似。尽管这里距乌鲁木齐市近600公里,路就是一个“远”字。但一路的沙漠、戈壁、绿洲等景观转换,与偶遇的野骆驼、鹅喉羚等野生动物擦肩,没有那么寂静。我从资料上得知,这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的市,地处阿尔泰山中段西南麓,准噶尔盆地北部的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县级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实行师市合一管理体制,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全市总人口才7万多人,面积却有900多平方公里。从历史上这里一直处于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定是兵家常带之地,而贵州安顺六百年前的“屯”与这里一脉相承。

我在博物馆的《后记》里还看到:北屯市是时任兵团政委张仲瀚亲自选点布局并命名的城市,“北屯”寓意为兵团屯垦最北之地。

新疆大而美,在北屯读“屯”满是熟悉和乡愁。离开北屯时这里的“屯”让沉默岁月恒温,让遥远故事照见当下,让牺牲与奉献可感可触,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翻山越岭到了今天,激励着一代代代人深扎边疆、续写荣光。

■ 杨杰,笔名小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其主旋律长诗三部曲《没有退路是路》《决战贫困》《大道出黔》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三线”主题长诗《热血》获第九届中国长诗奖。



# 红马灯 侗寨情

杨鹏



示范村。报京大寨有贵州省“魅力侗寨”之美誉。报京大寨无论从建筑风格、民风民俗、服饰、礼仪、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黔东南保持较完整的侗族村寨。这里的民歌,这里的刺绣,这里的村落文化和风土人情,闪烁着侗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来到报京大寨门口,一幅富美乡村画卷尽收眼底:炊烟袅袅的乡村,蔚蓝色远的天空,还有浓郁的村落,都给人一种都市中久违的空灵。报京侗寨南北青山环绕,寨内青石板拾级而上,吊脚楼鳞次栉比,禾仓、古井、鱼塘、踩歌堂、报京楼、风雨桥等布局错落有致。行走寨子的青石板,我们领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心灵守望也在生态美与人文美中感受到民族文化之美。这次在报京和侗族乡亲们交谈最多的是乡村振兴与文明乡风。报京乡退休干部田如成从亲历、亲见、亲闻的婚俗文化视野来看,由于文明乡

风建设的持续推进,群众的思想得到较大解放,素质得到提升,现在的侗族青年婚恋观也悄然在改变,崇尚文明、抵制陋习的良好风尚在报京乡蔚然成风。报京侗歌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这里的人们常常以歌交友,以歌会友,以歌抒情。

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的振兴,更是文化的复兴。报京有记得住的乡愁,也有看得见的未来;有青山绿水的自然,也有充盈心灵的文化。报京侗族“三月三”这扇旋转门背后,推开的是山水、人情与烟火,实现了文化“出彩”和旅游“出圈”的“双向奔赴”。2023年,报京“三月三”民俗文化节共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创造经济效益300余万元。同时,报京村还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延伸红色旅游产业链条,推出“红色研学+文旅观光”沉浸式乡村旅游模式,着力打造集弘扬红色文化、旅游休闲、餐饮

住宿于一体的红色旅游村庄,推进红色文化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红军过报京,这片红土地闪烁着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深度融合、交相辉映、中和且平、多彩斑斓。红军过报京讲述了红马灯的鱼水情深故事……这些故事生动说明,保护红色资源已经成为镇远干部群众发自内心的行动自觉和文化自觉,对红色资源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矗立在水井边的报京乡红色文化展览馆不仅完整梳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让人们直观感受革命先辈的艰辛与坚毅;更重点聚焦中央红军右路纵队、红六方面军在报京的战斗史实,还原本土红色记忆。

如今的报京侗寨,在红色光辉照耀下更加彰显幸福和美,令人神往。尽管我在报京乡工作才三年时间,感恩之心却早已融入了侗家人的浓浓血脉之中。一段段诗行填满了报京的美丽乡愁:“报京侗寨,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我作为重建的见证者、参与者,无数次,我想着的是从田坎经过的少女,她们的眼睛里没有杂色,清澈如山中泉水只饮一瓢,可以荡漾余生;再饮一瓢就醉了,便回到两三百年前,一起开荒种地生活的苦,只需要啾啾声一响灿烂成山后桃花,向每一个春天必然要到来的情爱。”

红马灯照亮的报京侗寨,正如一部激荡改革浪潮的奋斗史诗,爱与被爱,诗与远方,都会到来。

■ 杨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工人日报》《贵州日报》等。



# 走进冬天

(外二首)

杨智勇

风掠过山川  
褪去了最后一丝暖  
树站成沉默的诗行  
指向天空  
落叶铺满大地  
成为冬的棉被  
阳光失去了温度  
照在身上不热  
光落在斑驳的老墙  
像谁遗落的思念  
多数生物开始冬眠  
只有麻雀在枝头蹦跳  
唤醒沉睡的庭院  
溪水瘦了  
映着枯枝与流云  
远处的山 卸下了浓妆  
露出黛色的脊梁  
人们穿上厚衣走进冬天  
任寒意从鼻尖凝结成霜  
那些藏在落叶下的秘密  
正悄悄酝酿  
等待一场重逢的春光

## 冬的絮语

月光洒在结冰的河面上  
碎成一地闪亮的星星  
风穿过林间 低声絮语  
诉说着岁末的温柔与诗意  
松柏在寒风中摇曳  
却倔强地保留着绿意  
仿佛在等待一场雪  
将大地轻轻包裹  
炉火旁 茶香袅袅升起  
氤氲着时光的暖意  
旧年的故事 随炊烟飘远  
落在童年的记忆里  
冬的絮语 是无声的陪伴  
是寂静中的欢喜  
是岁月的沉淀  
是对新春的期许  
等冰雪消融后  
绽放新的生机

## 渴望一场雪

渴望一场雪  
一场盛大的雪  
覆盖城市的喧嚣  
乡村的寂寥  
让洁白的精灵  
在空中飘舞  
将所有的疲惫与焦虑  
轻轻抹去  
渴望一场雪  
落在屋顶枝头  
落在荒芜的田野  
平静的湖面  
让世界变得纯粹而安静  
温柔而细腻  
渴望一场雪 像童年的约定  
踩在雪地里  
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  
堆一个胖乎乎的雪人  
把笑声藏在冰雪里 永不老去  
渴望一场雪  
净化空气滋润土地  
给麦苗盖上厚厚的棉被  
给枯树披上洁白的新衣  
给大地一片纯净的世界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